

迟到的爱

作者 万霞



花山文艺出版社

把爱的权利还给老年朋友

(代序)

人生在世，谁也不能没有爱。但是，不少老年朋友丧偶后，囿于封建道德的束缚，儿女们的反对，使他们想爱不敢去爱，不敢大胆地去追求自己的幸福，只得过着没有爱的痛苦的生活。他们的苦衷向谁去倾吐，又有谁能理解他们心中的隐私？老年人需要儿孙们的爱，更需要夫妻间的爱，缺少了那种爱，他都不是一个幸福的人。

老年朋友们！鼓起勇气来，勇敢地去追求自己的幸福吧！

愿天下的人们多给丧偶的老年朋友一些理解和同情吧！
把爱的权力还给他们吧！

目 录

第一章	晨练奇遇	(1)
第二章	少男少女	(18)
第三章	劳燕分飞	(34)
第四章	跳舞风波	(48)
第五章	事与愿违	(64)
第六章	命运多舛	(85)
第七章	孤儿寡母	(113)
第八章	难念的经	(134)
第九章	旧情新义	(148)
第十章	情深意浓	(164)
第十一章	节外生枝	(181)
第十二章	重返鹿城	(197)
第十三章	新事新办	(217)
第十四章	好梦成真	(236)
第十五章	古城怀旧	(251)
第十六章	旧地重游	(269)
第十七章	老趣横生	(286)
第十八章	余热生辉	(302)

第一章 晨练奇遇

陈丽梅有个老习惯，就是每晚只能睡上一觉，一觉醒来后，不论是两点还是四点，就再也睡不着了，所以，她每天早晨起得很早。自从退休后，她又多了一个习惯，就是不论春、夏、秋、冬，只要不下雨，不下雪，不刮大风，她每天早晨起床后，总要出去转一圈，活动一下筋骨，锻炼一下身体。

今天早晨，陈丽梅和往常一样，四点多钟就醒来了，为了不影响儿子一家的休息，她只得躺在床上闭目养神。过了一个多钟头后，她看见从窗帘的边缘透进来了几缕亮光，听见从外边小路上传来了一些零零散散的脚步声，她知道天已经亮了。她为了不惊醒别人，悄悄地起来，穿上长袖衬衣。现在已是初秋，早晨有些凉意，她又特意穿上一件马夹，准备出去散步。

陈丽梅这时刚上六十岁，无情的岁月，把她满头青丝染得花白，不知道什么时候，细细的皱纹爬上了她的额头和

眼角。但是，她那细长的眼睛还是那样明亮，深深的酒窝还是含着笑意，双眉间的那颗美人痣还是那样楚楚动人。稍胖的体形虽不如年少时苗条，但也不显得臃肿，对她这种年纪的人来说，反而显得很富态，使人看了会联想到，她在青春年少时一定是个美人儿。

陈丽梅原住在镇北市，前几天才来到了鹿泉市看望儿孙，共享天伦之乐。陈丽梅的儿子叫高建军，大学毕业后，分到鹿泉市汽车制造厂当技术员，已有好几年了，现在已升为工程师，是厂里的顶梁柱。儿媳叫李红，在厂技术科搞翻译工作。他们有一个五岁的儿子，名叫高飞。他长得白白胖胖的，象个小熊猫一样可爱。他聪明伶俐，能说会道，是陈丽梅的心尖子。她过上几个月，总得跑来看看孙子，好象只有这样做，心里才会感到满足和踏实。

陈丽梅每次来这里，高飞总要闹着和她一块睡。今天，她一起床，高飞就惊醒了。他看见奶奶已经穿好了衣服，就一轱辘爬起来，一边忙着穿衣服，一边说：

“奶奶，我和你一块去锻炼吧，今天，我不想去幼儿园了，在家里陪你玩，好不好？”

陈丽梅笑了笑，一边帮高飞穿衣服一边说：

“好吧，咱俩一块去锻炼，这个我能答应你。至于今天去不去幼儿园，我可做不了主，这得去问你妈妈。”

高飞穿好了衣服，就向他妈妈住的屋里跑去。他看见妈妈还没有起来，就趴在他妈妈的身上，娇声娇气地叫了声“妈妈”。李红在他胖胖的红脸蛋上亲了一口说：

“宝贝，你起这么早干什么？”

“我跟奶奶锻炼去。”

高飞想起了来找妈妈的目的，小脑袋瓜一转悠，想出了一个非常充足的理由来，他理直气壮地对妈妈说：

“妈，你们都上班去了，谁在家里陪奶奶啊！”

“奶奶不用陪。”李红答道。

“没有人陪奶奶怎么成呢？她一个人在家里多没有意思啊，还是我在家里陪奶奶吧！”

“我就知道你不想去幼儿园，还在这拐弯抹角地找理由。”

“妈，不是我不想去幼儿园，是因为奶奶来了，我先陪陪她，过几天，我一定去幼儿园，这还不行吗？”

高飞的一套大道理和他那严肃认真的表情把李红和建军都逗笑了。建军用手点着高飞的脑门说：

“还是我儿子想得周到，真是个孝顺孩子。”

李红接着说：

“不是我不愿意把你留在家里玩，主要是怕你在家不听话，惹奶奶生气，闹得奶奶不能休息。你去问问奶奶，看她愿意不愿意要你。”

高飞听见妈妈同意了，心里非常高兴，马上表态说：

“我一定听话，一定不惹奶奶生气，你就放心吧！”

高飞说完，一蹦一跳地跑到奶奶跟前，抱住奶奶的腰，仰头看着奶奶的脸，用恳求的口气问：

“奶奶，你要不要我在家陪你玩呢？”

陈丽梅这时刚收拾好床，听到孙子的恳求，爱怜地搂住他的头，笑着说：

“要，要，当然愿意要我的大孙子在家陪我了。”

高飞的两个心愿都满足了，笑嘻嘻地拉着奶奶的手说：

“奶奶，咱们去公园吧！”

陈丽梅一边说好，一边拉着孙子的手，向公园走去。

这座公园离陈丽梅的住处不远，就按他们祖孙俩走路的速度来计算，用不到半小时也就走到了。

公园的规模虽不算大，但是，修建得却也小巧玲珑。园里有山有水，亭台楼阁，小桥曲径，错落别致。从这里能欣赏到南方园林的特色，在北方这座城市来说，也是很难得的。公园周围马路纵横，汽车如梭，喧哗吵闹，难得有这块绿洲。人们在这里可以饱尝大自然的美景，松弛一下绷紧了的神经，获得片刻的宁静。但是，由于它的名气不大，平时光顾它的人们并不多。但是，每天早晨，这里却是人山人海，热闹非凡。

这时，公园门口早已聚集了很多，多数都是老年人。东边一大群老人正在跳迪斯科，他们在洋溢着青春活力的乐曲中，踏着节奏明快的旋律，扭胯投足，翩翩起舞。别看他们的年纪大了些，但跳得却很带劲，不少人的舞姿还相当优美。那一张张菊花般的含着笑意的脸，那一个个欢快奔放的优美舞姿，好象是有意在向年青人挑战，想和他们比试一下高低。场外招来了不少的围观者，陈丽梅也不由地停下了脚步，看了一会儿。轻快的乐曲，把她送回到青年时代，引起她无限的遐想，她觉得自己一下子年青了几十岁。

门口西边还有一群人在练太极拳。他们的动作舒展优

美，柔中带刚，旁若无人地，一丝不苟地跟着教练在做动作。

进了大门后，看到里边更是热闹，摊子更多，除了打拳、跳迪斯科的以外，还有练气功的，跳交际舞的，还有一些人三三两两的或单独在活动。不论是湖边、山下，还是花前，树旁，有的在弄拳舞剑，英姿勃发；有的在习功用气，飘然若仙；有的在弯腰、伸腿、深呼吸，随心所欲；还有的在甩手、跳绳，自得其乐。

更奇怪的是，有的人旁若无人似的，边走边高声喊上几声，真是别具一格的锻炼方式。

还有些人提着鸟笼子，悠闲地在散步。有些人把鸟笼子排成一排，鸟儿好象懂得人意，有意放开歌喉，唱着自己的拿手好戏，和别的鸟儿比个高低。优美、婉转的歌喉，引来很多围观的人。

儿童游戏场上，聚集了很多大小不等的孩子，他们东跑西跳，大呼小叫地，兴致勃勃地玩着自己喜爱的滑梯、转椅、荡船等。

这种种现象，构成了一幅奇妙的，美丽的晨练图。

高飞一看到儿童乐园，就急不可耐地松开奶奶的手，象小马驹似的撒着欢儿向滑梯跑去，这是他最喜欢玩的一种活动。他跟在别的小朋友的后边，挨着次序往上爬。不一会儿，就爬上了顶端。高飞高高兴兴地向奶奶招招手，大声喊道：

“奶奶，你坐在那休息一会儿吧，我玩一会儿就下来，好不好？”

他说完后，把手放在他那象涂了口红一样的红红的小嘴上亲了一下，给奶奶来了个飞吻。

陈丽梅向孙子招了招手，表示同意他的意见，然后找了个干净的长椅，铺上她的手帕，坐下来休息。

陈丽梅人虽坐在长椅上休息，但她的心却跟着孙子走了，她的眼睛随着孙子的一举一动而转动着，一会儿也没有离开过。她看见孙子身穿花格夹克衫，头戴黄色运动帽，身子虽然胖乎乎的，但动作仍象小猴子一样敏捷。他爬上来，滑下去，动作虽然单调些，但他玩得却是兴高采烈的。陈丽梅看见孙子高兴，自己也跟着高兴起来，她的心里象喝了蜜糖似的感到甜丝丝的。

二

陈丽梅正沉醉在幸福中，忽然看见一个大约六十多岁的老头，一手捂着心口，一手扶着她坐的长椅，缓慢地坐了下来。他眼睛微闭，双眉紧皱，显得很痛苦的样子。陈丽梅看他这付模样，根据她的生活经验猜测出他可能犯了心脏病。她想：假若他真是犯了心脏病，那可是事不宜迟。于是，忙站到他的面前，轻轻地问他：

“老师傅，你是心脏不舒服吗？”

老头微睁双眼，看了看陈丽梅，无力地点了点头，然后又闭上了眼睛。

陈丽梅忙又问他：

“你身上带有急救药吗？”

老头指了指上衣小口袋，仍然闭着眼睛。

陈丽梅看见情况紧急，一心只想着救人，也不管相识不

相识，也不顾好意思还是不好意思，忙伸手到他上衣小口袋里，掏出了一个小瓶，倒出了一片药，送到老头的嘴里，然后把药瓶盖好，放回他的小口袋里。

老头把药慢慢地含化了，紧皱的双眉舒展开了。有几个围观的群众也都松了一口气，相继散去了。

陈丽梅看见老头的病情好转了，心里也松了一口气。这时，她才顾得上把这个老头仔细地看了看。

这个老头也已上了六十岁，中上的身材，显得略胖些，白净的脸上，留有明显的胡茬子，耳朵上架着一副黑边眼镜，花白的头发整整齐齐地向后梳去。他上穿一件灰色夹克衫，下穿一条黑色裤子，脚穿一双黑色皮鞋，看起来显得斯斯文文的，象个知识分子的样子。

陈丽梅看见老头缓过来了，就关心地问他：

“老师傅，你身体不好，这早晨又是最容易犯病的时候，怎么能一个人出来呢，这多危险啊！为什么不和老伴一块出来呢？”

老头听了这番话，沉默不语，睁开眼睛不由地向陈丽梅看去。这时，他们两人四目相对，就在这一瞬间，他们两人的心里都感到一阵惊奇。

陈丽梅从老头睁开眼睛的那一刹那间，猛然感到这个眼神非常熟悉，很像她高中时代的一个男同学。这个男同学曾是她心目中的白马王子，曾使她魂牵梦绕，曾给过她无限的欢乐和痛苦。但是，当她看见眼前是位老头时，她的心里又犹豫了。她想：难道这个白发苍苍的老头，就是四十多年前的翩翩少年王自强吗？他怎么会在这里，天下真有这么巧的事

吗。陈丽梅的心里虽然这样想，但嘴上不敢问，她怕万一认错了人，怪不好意思的。

正当陈丽梅陷入沉思时，她的孙子喊着奶奶跑了过来，拉着奶奶的手说：

“奶奶，快回家吃饭吧，我的肚子饿得咕咕叫了，瘪得象个小瘪人了。”

陈丽梅看他玩得满头大汗，两只小手上沾满了泥，脏手把白净的小脸也抹上了几条黑道，屁股后面在滑梯上蹭得脏兮兮的，忙拿起手帕，给他擦了擦脸和手。

高飞不管奶奶愿意不愿意，拽着奶奶的手就走。

陈丽梅走了两步后，又回过头来看了看这个老头，笑着对他说：

“你看，我这个孙子多淘，连句话也不让说完。”

这句话既表示歉意，也表示再见。说完后，她拉着孙子的手就走。

老头目送着走远了的祖孙俩人，他的心里也在激动地翻腾着。刚才，他因为犯病，心里难受，一直闭着眼睛，疼痛使他没有顾得上仔细地看看这位在危难中给予他热情帮助的人。但当他第一次睁开眼睛看了看他的救命恩人时，他的心里不禁一惊，透过老妇人脸上的皱纹，依稀地还能看出她的容貌、神情和气质，多么象他高中时代的同学陈丽梅的风韵啊！难道她就是我日夜思念的女友吗？假若不是她的话，这个老妇人为什么这样象她呢。她的眼睛也是那样细长、明亮，她的双颊上也有一双迷人的酒窝，尤其是那双眉间也有

一颗瘦人的影子。她简直就是四十年前的陈丽梅。假若是她，她怎么也来到这座城市里来呢，我过去怎么没有碰见过她一次呢，四十年了，毫无音信，不知道她现在生活得怎么样。

他想来想去，也肯定不下来。后来，他想：反正不管是不是她，人家救了我，对我有恩，我应该感谢人家，可我只顾愣神，也没有问问人家姓什么，住在哪里，甚至连句客气的话也没有说一句，我真是太失礼了。今后，假若能够再碰上她，我一定得好好地谢谢人家才对。他自责自谴地默默地往家里走。

三

说起来也巧，由于他俩都想再见见面，都想证明自己的猜测是对的，于是，第二天，他俩不约而同地来到了他们昨天坐过的长椅旁。

高飞早已跑去玩滑梯，让奶奶在那等他。

两个老人见面后，都在仔细地观察对方，都想从对方的身上搜寻出少年时的影子。

还是老头觉得自己欠了对方的情，首先给陈丽梅打个招呼，微笑着，带着歉意说：

“昨天多亏你救了我，真该好好地谢谢你。可我连句客气话也没有说，真是太不象话了。”

陈丽梅也报以微笑，客气地说：

“别提了，那算什么，谁遇见了这种事都会帮忙的。”

老头越看越觉得从这个老妇人的身上，透露出他的女友

陈丽梅的神韵。他终于鼓起了勇气，要把自己的猜疑弄明白，他彬彬有礼地问：

“我看你挺面熟的，好象在什么地方见过你，恕我冒昧地问你一句，你在秦川市上过学吗？”

陈丽梅听到“秦川市”三个字时，心里不由地一惊。她想：这正是我上中学的地方，他怎么知道呢，难道他就是王自强吗？四十多年过去了，斗转星移，年华似水，人世沧桑，但站在面前的这个老人的那双大眼睛和他的神态，都象我的老同学，我少女时代的心上人王自强。陈丽梅想到这里，有些激动地说：

“是的，我的中学时代是在秦川市度过的，那个学校的名字叫育才中学，我就是……”

老头也很激动，他不等陈丽梅说完，就大胆地肯定地说：

“那你就是陈丽梅了，对不对？”

陈丽梅激动的脸色红润，高兴地说：

“我就是陈丽梅，那你就是……”

老头忙接过来说：

“我是王自强啊！四十多年过去了，咱们都老了，老得见面都不敢认了。”

两个老人激动得眼里含着泪花，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陈丽梅激动地想：几十年来不知道他的音信，现在，他却神话般的突然的出现在我的面前。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他乡遇故知，当然是件令人高兴的事，何况，他俩在少

年时代有过一段朦胧的爱，有过爱慕之情，也曾给他俩的心中留下过幸福的时刻。但那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岁月冲淡了过去的情意，现在谁也不了解谁的情况。不用猜测，都能肯定对方已有了家，有了儿孙，过去的事就让他过去吧，没有重提的必要了。即使不重提旧情，但他们毕竟是老同学，旧友重逢，心中也格外高兴。王自强笑容满面地说：

“没想到能在这里遇见你，我还不知道你也住在这里呢？”

陈丽梅眉开眼笑地说：

“我家不在这里住，我儿子家住在这里，我只是有时来看看他们，住上个把月就回去了。这次来了才几天，没想到刚巧碰上了你。你什么时候到这里来的？”

“说起来话长，我来这里工作已有十几年啦，你忘了吗，这里还是我的老家呢。”

回忆起往事，王自强略显得有些伤感，他不愿让痛苦的往事，冲淡了他们重逢的喜悦，忙把话题岔开，问她：

“这些年来，你在哪啊，生活过得好吗？”

“我参军后，分到镇北市，一直住到现在。日子过得也算不错，儿女都大了，都有了工作，成了家，什么事也不用我费心啦。”

陈丽梅的嘴上虽然说得很轻松，只用短短的几句话就概括了她这四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但她脸上的表情还是掩盖不住她心中的忧伤和惆怅。

王自强虽有察觉，但觉得此时此地不便于详谈，只好谈谈儿女的情况。

他俩正谈着，高飞玩饿了，满头大汗地跑过来，看见奶奶正和昨天见过的那个爷爷在说话，好奇地看了王自强一眼。

陈丽梅看见孙子来了，对王自强说：

“他是我孙子，名叫高飞。”说完又招呼孙子说：

“这是王爷爷，快问王爷爷好啊！”

高飞有礼貌地说：

“王爷爷好。”

陈丽梅看见孙子这付模样，忙掏出手帕，给他擦了擦汗，爱怜地说：

“看你玩得成个小脏猴啦！”

高飞看着王自强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然后，冲着奶奶做了个鬼脸，拉着奶奶的手，央求说：

“奶奶，走吧！咱们该回家吃饭去了，要是回去晚了，妈妈就等急了。”

王自强和陈丽梅今天初次见面，只是说了几句开场白，满腹的心里话还没有说出来，陈丽梅看看时间确实不早了，晨练的人们也逐渐散去，只好对王自强说：

“有空时到我那去坐坐吧，我儿子家就住在公园门口这条街的二十号大院，四号楼，二单元二〇一房间。”

“好吧，我一定去看你。”王自强说完后向陈丽梅招了招手。

高飞很聪明，懂礼貌，这次不用奶奶说，就主动举起小手，一边向王自强招了招，一边说：

“王爷爷再见，欢迎王爷爷到我家来玩。”

王自强高兴地又向高飞招了招手说：

“再见，再见，下次我一定去看你。”

四

第二天，王自强果然登门拜访来了，他按照门牌号找到了陈丽梅家。

高飞听见敲门声，忙跑去开门，他一看是王爷爷，就说：

“王爷爷好！”然后向里屋大喊：

“奶奶！王爷爷来了！”

陈丽梅听见王自强来了，忙走出她住的房间，高兴地把王自强让到客厅里坐下，又是拿烟，又是倒茶。

王自强环顾了一下四周，拉着高飞和他坐在一起，问他几岁了，上哪个幼儿园。高飞都一一地做了回答。

陈丽梅忙完后，就在王自强对面的沙发上坐了下来，想着说什么好。

四十多年了，可谈的事情很多，想谈谈思念之情吧，觉得现在谈它不合时宜；想谈谈这些年来的生活情况吧，一时不知从何谈起，他们都在思索着话题，一时，都沉默不语。

还是高飞给他们打破了沉默。高飞不仅不认生，而且是家里来的人越多，他的情绪也就越高，话也就特别多。他看见王爷爷对他挺和气，挺喜欢他，说起话来也很随便。他不管大人想说什么，拉着王自强的手，问他：

“王爷爷，你家住在什么地方，我能到你家去玩吗？”

“当然可以去了，我非常欢迎你去。我住的离你们这不远，在这条街的四十八号大院，三号楼三单元一〇二 号房

间，记住了没有？”

“记住了，我一定让我奶奶领我去找你。”

高飞又想出了一个新问题，他说：

“王爷爷，你家有孙子吗？”

王自强颇有感触地说：

“我家可没有孙子，只有一个叔叔，他才刚结婚不久，还没有孩子呢。”

高飞来了兴趣，接着又说：

“将来生个男孩子就好了，长大了能帮我打架。”

“哦，看不出来，你还是个爱斗架的小公鸡啊！”

“王爷爷，不是我爱打架。你不知道，我们这个楼里有个小孩太不讲理了，你不给他一点厉害尝尝，他就老想欺负你。”

“噢，飞飞还是个小勇士呢。好，将来让叔叔给你生个小弟弟，当你的小兵，听你的指挥，好不好？”

高飞满意地笑了，连声说好。他由小兵想到打仗，又问道：

“王爷爷，你打过仗吗？”

“我没有打过仗。”

“我爷爷打过仗，还当过英雄呢。听我爸爸说，我爷爷会讲好多好多打仗的故事，可好听了，只可惜他死得太早了，我没有见过他，要是爷爷现在还活着，那有多好啊。他一定会象小刚的爷爷一样，给我买个电动冲锋枪，一打还会喷火，真带劲。”

高飞一边说着，一边摆出一付打枪的姿势，嘴里还